## part.1

今夜我在亲戚家借住，原因是明天要参加这座县城的事业单位考试。

她家里的小孩刚高中毕业，此时正值暑假外出旅游，我得以借用这个房间。

当我看到那个快要塌陷的书架，看到那些拥挤的教材和各式各样所谓成功学的书籍时，一种遥远的记忆便死而复生了过来，那是一种干涸而落满了灰的精神匮乏。我突然想起当时的自己为何将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描绘为酱油色，那不仅仅是往后的人生满是柴米油盐，更是因为酱油只需加入少量便可着色，不管原本有何种的食材，煮出来统统是一般的酱色。

而如今我正眼睁睁地看着酱油在滚沸的锅中晕开，亦无法阻止自己一步步踏进汤锅之中。

白色的浮沫随着水位越涨越高，浴室里充斥着入浴剂和浴盐的好闻气息。我关上浴缸的水阀，不由得从内心对小姨表示感谢，不仅突然叨扰她也没有厌烦，还特意为我备好了洗浴用品。

用着与家里气味不同的洗发水，当水流将泡沫冲洗干净时，心里的压力多少也消解了部分。清洁中洗头发最需要花时间，我的头发稍长，完全清洗干净需要仔细搓上两遍泡沫，再加上最后还要用一道护发素，光是把这些做完就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。

但是我并不讨厌这样的感觉，悠闲而慢腾腾地花掉一些时间能够让内心变得安静，也许多亏我习惯如此，我的精神才不至于紧绷到麻木。

当我打理完毕，走出浴室，小姨听见声响，便走过来叫我把换下来的衣服给她拿去洗。

“你这些裙子袜子啥的，我用洗衣机给你洗了，大夏天的一晚上就能干，你也不用带脏衣服回去。”

“谢谢小姨。”

“早点睡吧。明天还要考试呢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轻轻掩上房间的门，心里却又免不住多想刚刚可能做的不够热情，说话可能显得有些敷衍了也说不定。

将考试中需要用到的准考证和身份证，签字笔涂卡笔橡皮之类的检查了一遍，尽管它们好好地放在透明塑料文件袋里，但我仍要拿出来仔细清点一遍才放心。

然后...然后便无事可做了。

我拿出手机，此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一十六，即使没有什么理由，我通常也是非凑到十一点睡觉不可的。

我坐在书架前的坐椅上，感觉臀部下方有硬物的质感，是一个白色的御守符。

把这个御守送给我的女仆说，那之中有着结缘的祈福，是由她的朋友赠与她而又转赠于我的。

“真是乱糟糟的。”

用乱糟糟来形容今天的遭遇再合适不过了，同时遇到的那个女仆也是，乱糟糟的，难以理解。

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。

...

名为橙橘青的22岁女性现在姑且做着写作客服，而念作销售的工作。销售内容是保健产品，主要客户是老年人。

虽然是一份乍一听上去不太正经的工作，但是实际上内容是完全合法合规的。

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平台引流拉取用户，然后用微信电话向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服务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推销一些保健品，客户使用反映不好也可以退货。本质上是向老年人提供情感价值，帮助他们对难以启齿或并不重视的疾病早点进行医疗控制。把自己当做客服，用心对待客户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

在入职的第一天，公司的总经理对橙橘青说了如上的一段话。

而在那之后，橙橘青也确实如此去做。

在初期培训的时候，她无比认真地去看客户们要看的养生课，记录食方、药方，了解对应的功效和学习中老年常见疾病的病理原因。在空余的时间，她便向同事们请教跟客户交流的方法，思考她见到的在工作中突发的状况。同事们态度亲和有问必答，客服组长也在微信上带她手把手模拟谈话流程。

她那股认真劲中透露出学生所具有的特质，客服一组的同事们都很看好她，觉得大学生就是大学生，就连组里的销冠哥也对她说：“我觉得你成绩一定会不错的，不然的话就是运气太坏。”

到了第一个月业绩结算的时候，她挣了四千多点的工资，其中三千是底薪。

邻座和她同样年纪但却早入行三年的女同事劝慰道：“做销售这行就是会被运气所左右，别在意。”

橙橘青看向面前的显示屏。

大部分行业都会避免透露工资单，而销售则乐于公开。

从平均数上那一栏上来看，这个月组内的人均税前收入是一万零六百五十三。

直到半年后，橙橘青离开公司坐在回家的高铁上想起这段回忆时，脸色都会泛绿。

这当然不仅仅是运气的问题，一来作为是新人，公司分配的用户较少，这就使得她的收入期望低于平均。另外一方面，作为销售，并不以把合适的东西卖给合适的人为本职，而往往与之相反。

那一天客服组长跟橙橘青一起吃午餐，说了些勉励之言，总结下来是她需要等待，无论积累作为销售的经验，还是把手底下的客户都需要时间。

可橙橘青感觉自己非常缺乏时间，世界上为人所广知且绝不动动摇的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时间，奇妙的是她在毕业前从未真正深入思考或正视这个问题。而眼下她正合紧手掌，竭力不让时间像水那般逃逸出来，可一种干涸感仍围绕在身边挥之不去。

她曾认为画画是自己唯一的生活，可现在在工作之外，好不容易有一些空暇的时间的时候，她却并不想画画，或者说画不出来。

客服的这份工作，朝九晚六，月休四天，一个月大概会有一半的时间需要加班，有时是九点，有时是十一点。

刚开始上班的时候，她打定主意一边挣钱以独立维生，一边磨炼自己的画技，即使加班到十一点也要摸一摸画板才睡。画画于她而言是不可缺少的，略次于呼吸，略高于说话。

下班后她常在心里默念，现在的时间全部归属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夺走一分，将全部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但销售的工作恰恰使得时间的成分浑浊而复杂，换而言之并不以自己的意志支配，你无法知道客户会在什么时候给你提出需求，而你需要即时回复。

流动中的杂质影响到到她的创作及练习效率，并产生了一种更严重而不可视的伤害。

她可以勉勉强强地坚持练习，但当自己设计的时候则深陷泥沼驻足不前。但不画也是不行的，她想不到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。当她并不直面泥沼的时候，她便意识到自己居住在深狭的盒子里，她可以随时走出去，但也永远走不出去。空泛和狭隘丧失了界限，而渐渐扩散模糊消弭掉所有相异的边界。

她做过的练习越来越多，未完成而弃用的稿子也越来越多，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，负责的业务也多了起来。她开始不一个人吃饭，而销售来说这是好事，他们常说一个人吃饭的销售是失败的。

在加完班后同事们总要一起聚餐，讨论谁拿到了个大客户或者同行里某个大拿的事迹，接着一起唱k、打麻将、洗脚之类，两三点匆忙回家睡觉，再赶着十点钟去上班。

久而久之后连下班也成为了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，独处的时刻使人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，这份孤立正如潮水退去后使礁石露出那样，让意识重归于肉体，人重而为人，拥有短暂但足以意识到处境和发生于身上的一切的闲暇。

有的时候，橙橘青会毫无征兆地流泪，无声无息，从干涸的身体里溢出。

难得的休假日走在街上的时候，一个人吃晚饭的时候，半夜里突然醒来看着窄窗外灯光的时候。这种无意识的生理现象没有规律，却又逐渐变得频繁。

于入职的六个月零十三天后，橙橘青在工位上跟客户打电话时哭了出来。

## part.2

当我从高铁站下车，穿过格外长窄的连廊，来到的另一头是公交站的候车点。

我要乘坐的公交是603号，预计要乘坐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考试的县城。

这种带编的考试一般都是设置在所属市区，如果不是考试地点恰好在小姨住的县城，我想我应该不会报这个名。

这种城际公交往往十五分钟左右一趟，而我总会将结果预想的尽可能坏。

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零三分，恐怕到那边已经要一点半甚至五十左右吧。

在寻找站牌标识的时候，我的眼睛被光线闪到。

我转过头去，看到在公交站台排开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女仆小姐。略微染成棕色的头发上扎着白色简约波浪花边发带，女仆服看起来是日系的，以黑色为主色调的制式短袖，拼接上白色圆领和围裙样式装饰，裙角垂落到膝盖下方一点。

要说是出于cosplay兴趣的服装，实在是略显的朴素了一些，那应该是在什么店工作时穿的制服吧。

但吸引我兴趣的却并不只是如此，女仆小姐此时正翘着二郎腿靠在座椅上单手玩手机。站台的遮阳棚恰好将空间割化成阴阳两份，女仆小姐的小腿露出白皙的肌肤，曲线从阴涉足至阳，脚上穿着蕾丝短袜，棕色的圆头皮鞋程亮地映出金阳——那正是伤害到我眼睛的元凶。

高铁的公交车站一般都是首发站，按理来说应该是人流喧杂之地，此时却不知为何只有零星的几人。我装作寻找列次牌号的样子，实则悄悄端详着这位女仆小姐。

对我而言，看到coser们的出镜照片时往往不带什么兴趣，因为那之中包含着一种对于非现实事物的拙劣模仿，强硬地把非日常的实体映射进现实，大多只能显得滑稽。但是这位女仆小姐身上却散发着一种和谐的氛围，我从未想过车站与女仆服的搭配能如此的和谐。

好想拍照，好想作为绘画的素材。我通常不喜欢与人接触，但是牵扯到绘画的事情就会变得积极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“请问，我能给你拍照吗？”

女仆小姐抬起头来，化的妆很淡，年纪大概比我还要大上一些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画画，看到您的这身装扮实在太好看，所以想拍一张照片留作绘画素材。”

“不，不是说你这个为啥。”

我突然想到曾听说过的传闻，如果是职业coser的话，是不能随意拍照的，要具备与之等价交换的条件才行。

“啊，您是职业的老师吗，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这行的规矩。”

我向女仆小姐表示歉意，换来的却是对方不知所谓的表情。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，咱只是个普通店员而已。”

女仆小姐保持着翘腿的姿势，将手机指向我，上面有个粉红兔挂坠摇来晃去。

“想拍照的话就应该先拍了再说，说到底，照片这东西只存在于那一瞬最好。”

“但是那样的话实在是很不文明，拍照的话果然还是要先经过本人的许可才行。”

“那就拍了后拿过来，如果不同意的话再删掉就好了。”

“就算这样说，可如果招致了什么误会就不好了。”

摇晃的粉红兔停了下来，与一般的玩偶坠饰不同，粉红兔的吊绳固定在脖子上，此时看上去头的部分与身体间有着曲折的角度，像是经历着某种刑罚。

“你想说的是如果惹人生气的话就不好了吧。”

“这两者不是差不多吗？”

“你认为是差不多啊。”

女仆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感觉有点重呢，你。”

“重?”

这很容易让人与近年流行的重女这一形象联想，但鄙人不仅不想谈恋爱，更觉得与其他人接触很麻烦，可以说是与重女无缘的角色吧。

“请问是什么样的重呢?”

“赘肉那样的东西吧。”

我看向自己的腰肢，那绝对无法与圆滑或是自满相联系起来。

“也不太正确呢，或者说淤泥会比较合适吗。”

这也同样令人困惑。

“这跟想要拍照片没有什么关系吧。”

“嗯，有也没有关系吧，根据咱金牌店员的实力，能看出你是那种即使我说可以拍照，也不会普通拍完就走的那种人吧。”

“我姑且是良民来的。”

“是说代偿啦。”

“这…倒是确实。”

“咱不愿意让麻烦的人拍照呢，感觉会沾染上不清爽的味道。”

说了那么多结果居然还是拒绝。

“好吧，不好意思。”

虽然多少有点不满，但是眼下不多纠缠才是正解。

我转身想要离开，但女仆小姐继续向我搭话。

“但是如果是赌约的话就另当别论了，你会打日麻吗?”

……

人往往是不自由的，又或者不自知。

橙橘青想起自己高中填报分科志愿的时候是想要填写文科的，但是父母并不同意，认为文科很难找工作。十五分钟，她们的争辩大概持续了这么久，然后她便赌气般地填好了表，不再更改。

沿着既定的轨迹同他人一般地念完了高中，对着专业选择上一大堆不知为何物的名词进行挑选，从他人口中刮出些对未来的零碎描绘，最后进入一个自己也并不抱有什么感情的专业。

在懵懂甚至还没有对短暂的人生品味出是怎么一回事时，她便上了大学。但好在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直持续的，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热爱画画，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生。在谈到这个问题时，周围的人问的最多的是“能挣钱吗？”又或者“挣了多少？”。她听了这些话，便觉得无趣了，并极力避免在他人的面前画画。

她知道自己的画算是不赚钱的那类，并不迎合市场，也缺乏适用面。她也并不打算以此谋生，于是便吊着，半死不活，有一茬没一茬地画。但即使是如此也受到了家人亲戚们要务实的劝告。尽管她本身就将画画定位在兴趣的程度上，但听到那些话语时内心仍觉得非常憋屈。

家人和朋友们的话语让她不得不思考以后的时候。她想象自己毕业，找到一份工作，每天用八到十个小时换取薪酬，为了生计奔波。再之后是结婚，往自己的生命里塞入一个男人。如果生了小孩就要花更多的精力打理家庭，面对数不尽地琐事家务和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如此拥挤，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多半已经是一个老姑娘了。

橙橘青惧怕那样的未来，并将其称为酱油色。

被这样一种意象所驱赶，一直到毕业前橙橘青才想到，或许生活本就可以与兴趣平行，只要能够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。于是她决定考公，那意味着她会有稳定而相对充足的时间。

到那个时候，想必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画画了吧。

她想。

她想到自己在工位上摸鱼看指导教材，想到自己可以学点代码制作工作中用的小工具，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摸鱼。

她没想到在考公的竞争激烈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，她没想到自己全职备考了一年即使几度进面却一直被人逆袭，她没想到她履历空白了一年后甚至连一份正常的工作都难以找到。

但好在她还算坚强，即使如此她也认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，只要得以自足，她总会有机会精进自己绘画的技术。

她看着手机里一份客服工作的面试通过记录。
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她想。

## part.3

“到了，这里就是咱们市最大的雀庄，怜华雀庄哦。”

我没有坐上原定的公交，而是被女仆小姐带到了一所雀庄。

“别听实花乱说，只是市里的立直麻将雀庄确实只有我们这一家而已。”

店长看起来是个差不多三十岁的男性，带着眼镜，穿着与女仆装对应的黑色侍服，在听完女仆小姐的说明后此刻正捏着对方的脸。

“实在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我家的服务员你怎么拍照都可以的。”

“抗议！反对人权侵害！你这是剥削员工！”

对于实花小姐的抗议，店长只是不动声色的加大了手上的力度。

“好痛痛痛痛痛？！”

实花小姐捂着脸向店里跑去了。

“枫姐，店长又欺负咱呜呜。”

看着这样的场景，回过神来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脸上多半是挂着笑意的。

“关系真好呢。”

“因为我是她表哥啊。”

店长邀请我移步店内。

“要不要坐下来玩两把？”

“本来预计就是来跟实花小姐打牌的。”

“你会打日麻吗？实花那家伙毕竟是店员，实力还是有的。”

“面麻的话没打过，网麻有打过一点。”

“网麻吗？哪个平台？什么段位？”

“雀魂的圣三吧。”

雀魂的最高段位是魂天，而雀圣三正是距那仅有一步之遥的位置。

“那不是超强的嘛。”

短短几句话的时间，我们来到店内放着牌桌的大厅。

房间里放着三台大洋化学的八口机，另外三台是雀友牌的四口机。店里的人不算多，只坐了两桌客人，另一角实花小姐正在跟另外一个女店员逗弄一只白色布偶猫。

“喂实花，这位可是圣三哦。”

“真的假的...我打圣三？”

“别发楞，既然说好了要搞什么赌约就赶紧陪人家打完。”

“哎？赌的什么？”

名为枫的服务员向实花小姐问道。

“咱的肖像权和她到店里办卡。”

“确实像是你会干出来的事情啊。”

“你们聊够了没，总而言之先打牌吧。”

店长已经按下了了八口机的按钮，麻将牌在洗乱后被整齐地码好送上桌面。

“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可得让我也打一场啊。”

“不是，你个老登，平常叫你陪客人打个牌跟杀头一样难，这会幸灾乐祸你就有事真上是吧。”

“嗯，我就幸灾乐祸怎么了？”

“你...”

转过头，实花小姐以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向我祈求。

“圣三爷，放点水行不行。”

我对此投以义正词严地回复。

“我会全力以赴的。”

实花小姐又看向另外一个她喊作枫姐的店员，而后者则回应以爱莫能助的眼神。

“可恶，我知道啦，打就打，别忘了麻将就是谁都有可能胜利的游戏啊。”

这一点倒是说的不赖，倒不如说麻将就是因此而显得有趣。

在经过稍微的交流后，我们统一好了对局规则，初始分数25000点，以一局半庄为一轮，谁取得首位就算作胜利，另外如果被击飞[[1]](#footnote-0)的话就直接判负。其余规则与网麻没有区别，如果我跟实花小姐谁也没有拿到首位的话就重新开始，直到分出胜负。

根据我的理解，这个规则是有利于实花小姐的。一方面网络日麻几乎都是强调避四而非争一的规则，实际上我并不习惯于争取一位。另一方面规则限定为一位取胜的情况下，就需要承担采取更激进的得分策略，在搅浑对局的情况下，恐怕实力之间的差别体现会缩小。

随着滚动的骰子停下，决定以实花小姐坐东位，而我则是北起。

叫做枫的服务员站在我身后观战，我本以为她会成为这张桌子上的最后一个打者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，实花小姐拉了另外一个似乎不是店员的顾客过来当牌搭子。

我看了一眼配牌，是对子很多而面子很少的三向听，速度慢，形状差，也没有宝牌提供打点，可谓是垃圾牌。

但在麻将中有六分之一左右时间玩家都在拿这种破烂的配牌，我早已习以为常，姑且先往注重对子手的情况发展，保留最高打点期待的同时留下字牌当做安全牌。

但是牌才刚打到第二排的一半，也就是十巡左右，我就皱起了眉头。

原因无他，我的上家，那个临时拉过来的牌搭子的牌河[[2]](#footnote-1)实在是太过混沌，虽然一开始我也在抱着姑且有可能是在作对子系之类的变则手[[3]](#footnote-2)的想法，但是这个想法又很快被他用45索吃6索的举动打消了。

到底搞什么鬼？

随着东一局结束流局，牌搭子和实花小姐听牌，而我跟店长没听，根据游戏规则听牌者可以从未听者手里共同分取点数，而听牌人需要展示自己的手牌。根据眼下的情况是我跟店长各支出1500，而她们两人收入1500.

牌搭子君所展示出的，是仅有一千点大小，而且还振听[[4]](#footnote-3)了的手牌。

我看向实花小姐，发现她冲着我嘿嘿一笑。

这个牌搭子完全是新手啊？！

我能够理解实花小姐的用意,她正是为了将对局的场况一再搅浑。方法简单但的确有效，对于新手的话，根本无法考虑到他会基于何种判断切出何一张牌，所以一些高阶技术也失去了作用或者精度。

对局继续进行，场面异常平静和焦灼，连续几场的分数转换都是只有一两千的小牌，又或者是干脆流局。

“打的太保守了吧，圣三。”

“不这样打的话，也没办法打到圣三啊。”

实际上我的战法是手牌很差就会全力收集安全牌，做好速度远远落后他人的准备，只保留狭隘的做牌路线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弃牌全力防守的类型。拜此所赐，虽然我的和牌率并不算高，但是想要从我的手中夺取分数也并不容易。

上一局其实我已经听牌了，但是在牌最后快要打完时才听的，所以即使牌型很好也没有立直[[5]](#footnote-4)。对于争一规则来说或许是有些保守也说不定。

东二局一本场，实花小姐放铳了店长的8000点，脸色唰地白了下来。

看吧，就是因为她对着立直还要强硬的进攻才会这样。

麻将就像人生一样，需要稳步前进，扎扎实实才能够赢取胜利。

东三局，我的手牌飞速成型，虽然立直了也只有2600点，但是听的牌是36饼两种7张，速度也是场上最快的，所以选择了立直。

这是理论局收益的打法，这样的打法观念在当今的麻将届无论谁也不会说有错，是踏实且不可动摇的正确。

店长先生选择了弃牌，看上去实花小姐也不打算继续强硬地进攻了。接下来的话我需要等待的就是自摸或者流局，无论哪一种都能获得还算可以的收益。

然后我摸到了第四张一饼，根据局收益来看这里应该选择杠，因为可以跳符[[6]](#footnote-5)，还可以期待新翻出的宝牌和里宝[[7]](#footnote-6)。

我杠出的新宝牌指示牌是红中，根据白发中的顺序，新的宝牌是白。

但诡异的是，纵观全场，牌河中一张白都没有。

在杠后除了翻宝牌指示牌，还需要新摸一张牌，如果用这张牌和了的话就是领上开花，一种非常稀有的和牌形式。

但是我的人生向来是与稀有这类东西无缘的，只对遇到各种不讲道理的情况略有心得。

我摸到的牌是4索，在立直的条件下必须打出。

“那张和了！”

牌搭子将手牌推倒，三张白整齐地排列在最右端。

“白、双东、赤宝二，宝牌三。”

“亲家倍满，24000点。”

仅仅一击，我的分值便只剩下600点。

即使没有犯错，即使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每一个选择，可仍旧会遇到如此不讲理的情况，这就是麻将。

......

据传，一番市有一个特别的雀庄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店员。

在跟客人打牌的时候，她总是要赌点什么。

客人押上什么对她来说并不重要，而她自己押上的东西往往是一副画，一副她亲手画的画。

而且画的内容从来并不指定题目，画都是提前画好的。

拜她多少算是特异独行的行为，这家雀庄在日麻的爱好者中享有很高的话题度，很多人大老远跑来打卡。

我特意拜访这家店的时候，店里有很多人，桌子都排满了，所以我坐在柜台前等，同时听旁边的两个女仆聊天。

“咱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哦，咱本觉得自己永远无法与你这样的人打好交道。”

“你这样的人？”

“那时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了？”

“那当然，想想咱们认识时的那一战，对于一个打日麻的人来说，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我当时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飞掉呢。”

“毕竟600分的话连弃和都不行，必须拼命战斗。实际上你也确实像个恶鬼一样，维持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击飞的分数，但不管怎么样都杀不掉，一直赖到了最后一局。”

“但是最后还是被击飞了，和你一起。”

“那也算是咱见过的最逆天的新手强运了。”

“所以那把到底该怎么算，我们都输了？”

“也可以说是都赢了吧，这样更好听。”

“喂，那边的两个，别摸鱼了，A桌腾出来了，赶紧带客人过去。”

于是女仆小姐便带着我坐在麻将桌上了，我小心翼翼地向其发问。

“那个...画的话，可以让我多看几副再选吗？”

“那倒没什么，随你喜欢。”

“呃...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可能有点冒昧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那些画，您卖吗？”

“阿青的画从来都不卖的。”

另一个女仆帮着回答了。

“那还真是不好意思，多有冒昧。”

“先不说这个，实花你怎么看？”

“唔...是有点那个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掷出骰子，咕噜噜地在桌上打转。

两位女仆便齐了声对我说。

“这位客人，您看上去有些重呢。”

1. 点数变成负数的情况 [↑](#footnote-ref-0)
2. 日麻中，打牌者需要将打出的牌以六张一排的方式在面前排列，由此也称为牌河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3. 日麻中序牌的切牌通常由19数字牌和字牌开始切，除此之外的切牌方式统称为变则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4. 日麻中，当听牌时的和牌待牌中有自己已经打出过的牌，则不能和牌其他家，只能自摸的规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5. 在日麻中可以在听牌时做出听牌宣言，并支付一千点分数为代价，在立直后只能摸到什么牌打什么牌，相对的和牌的点数会提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6. 日麻的点数计算由番和符共同构成，在自己摸到杠材（第四张）的情况下的杠都可以增加符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7. 宝牌可以使得牌的得点一张增加一番，通常在开局开始前就要先翻出本局的宝牌指示牌，通过杠的方式可以增加新的宝牌指示牌。里宝和宝牌的作用相同，但只有在立直的情况下可以翻开指示牌。（所以立直在日麻中能够增加的期望得点非常高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